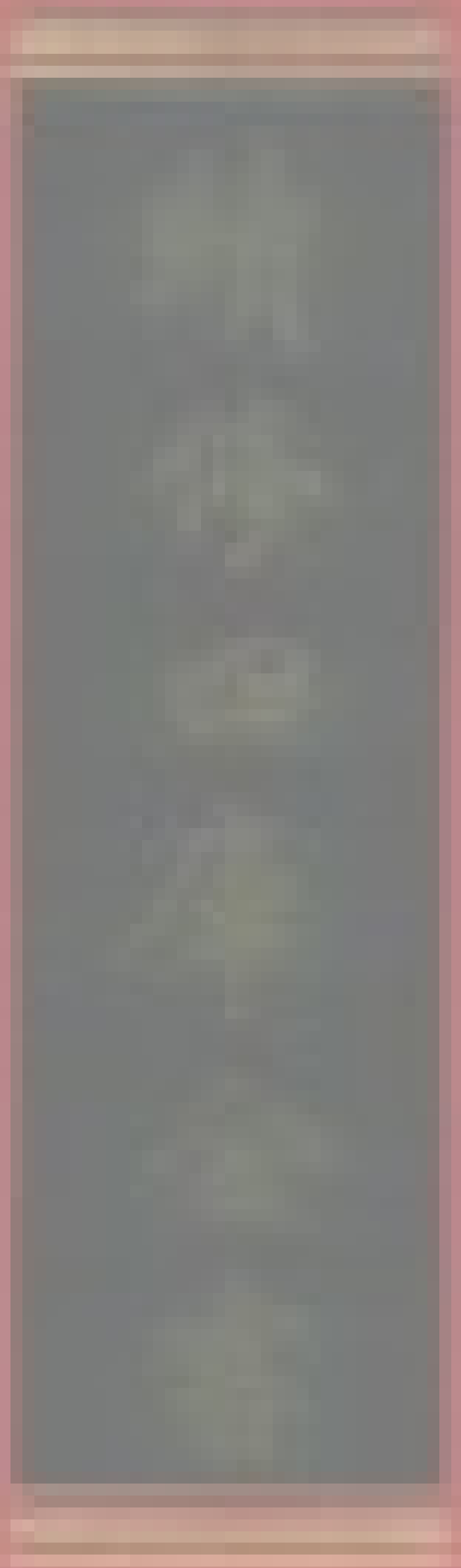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六九・子部・小說家類

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

〔清〕紀昀撰

一

秋燈叢話十八卷

〔清〕王械撰

三九三

夢厂雜著十卷

〔清〕俞蛟撰

六二三

閱微草堂筆記

〔清〕紀昀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北
平盛氏望益書屋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六八毫米寬二三〇毫米

閱微草堂筆記

河間紀氏閱微草堂原本
北平盛氏望益書屋藏板

平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烟雲
過眼多擬築書倉今老矣
祇應說鬼似東坡前因後
果驗無美瑣記蒐羅鬼一
車傳語洛閩門弟子稗官原
不入儒家觀奕道人自題

閱微草堂筆記序

文以載道儒者無不能言之大道豈深隱莫測秘密不傳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訣哉萬事當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承瀉地類類皆圓如月映水處處皆見大至於治國平天下小至於一事一物一動一言無乎不在焉文其中之一端也文之大者為六經固道所寄矣降而為列朝之史降而為諸子之書降而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皆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說似無與於道矣然漢書藝文志列為一家歷代書目亦皆著錄豈非以荒誕悖妄者雖不足數其近於

閱微草堂筆記序

正者於人心世道亦未嘗無所裨歟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社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嫻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筆記以寄所欲言灤陽消夏錄等五書倣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誨誨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漸歸湮沒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厭是亦華實不同之明驗矣願翻刻者眾訛誤實繁且有妄為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讀者病焉時彥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小說家類

原從先生游嘗刻先生姑妄聽之附跋書尾先生頗以爲知言邇來諸板益漫漶乃請於先生合五書爲一編而仍各存其原第鐫燬手校不敢憚勞又請先生檢視一過然後摹印雖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傳然魚魯之舛差稀於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無小補云爾嘉慶庚申八月門人北平盛時彥謹序

閱微草堂筆記序

閱微草堂筆記目錄

卷一

灤陽消夏錄一 計七十四則

卷二

灤陽消夏錄二 計七十四則

卷三

灤陽消夏錄三 計七十四則

卷四

灤陽消夏錄四 計五十則

卷五

灤陽消夏錄五 計五十五則

卷六

灤陽消夏錄六 計五十則

卷七

如是我聞一 計六十三則

卷八

如是我聞二 計五十九則

卷九

如是我聞三 計七十一則

卷十

如是我聞四 計七十一則

如是我聞四 計六十一則

卷十一

觀西雜志一 計七十六則

卷十二

觀西雜志二 計六十六則

卷十三

觀西雜志三 計八十一則

卷十四

觀西雜志四 計六十一則

卷十五

閱微草堂筆記目錄

姑妄聽之一 計五十八則

卷十六

姑妄聽之二 計五十四則

卷十七

姑妄聽之三 計五十三則

卷十八

姑妄聽之四 計五十一則

卷十九

濼陽續錄一 計二十八則

卷二十

濼陽續錄二 計二十五則

卷二十一

濼陽續錄三 計二十四則

卷二十二

濼陽續錄四 計二十二則

卷二十三

濼陽續錄五 計二十六則

卷二十四

濼陽續錄六 計十九則 附六則

閱微草堂筆記目錄

閱微草堂筆記目錄

閩微草堂筆記卷一

灤陽消暑錄一

觀弈道人撰

乾隆己酉夏以編排秘籍于役灤陽時校理久竟特督視官吏題籤皮架而已畫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即書都無體例小說稗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懲聊付抄胥存之命曰灤陽消暑錄云爾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豬見鄰叟輒瞋目狂吼奔突欲噬見他人則否鄰叟初甚怒之欲買而啖其肉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經所謂夙冤耶世無不可解之

閩微草堂筆記卷一

冤乃以善價贖得送佛寺為長生豬後再見之彈耳曬就非復曩態矣嘗見孫重畫伏虎應真有巴西李衍題曰至人騎猛虎馭之猶騁驥豈伊本驍良道乃泐其鬚乃知天地間有情皆可共保金石心無為多畏忌可為此事作解也

滄州劉上玉孝廉有書室為狐所據白晝與人對語擲瓦石擊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聞其事自往驅之方盛陳人妖異路之理忽櫓際朗言曰公為官頗愛民亦不取錢故我不敢擊公然公愛民乃好名不取錢乃畏後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

此名異志在今日
已難得此名官此
孫母乃貴人過利

此老神完中肯
談笑可卻千態
公同此去

夜氣不足不存則
其達禽獸不達
矣

語太刻毒
陰年開卷先
性胸中自有此
如我則胸中保此
而參之矣不覺將
落可為世道人
喜也

言取困董狼狽而歸咄咄不怡者數日劉一僕婦甚粗蠢獨不畏狐狐亦不擊之或於對語時舉以問狐狐曰彼雖下役乃真孝婦也鬼神見之猶斂避况我曹乎劉乃令僕婦居此室狐是日即去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剛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真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狀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

閩微草堂筆記卷一

燭霄漢與星月爭輝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鐙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畧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東光李又聯先生嘗至宛平相國廢園中見廊下有詩二首其一曰颯颯西風吹破檻蕭蕭秋草滿空庭月光

穿漏飛簷角。照見每苔半壁青。其一曰耿耿疎星幾點。明銀河時有片雲行。憑欄坐聽譙樓鼓。數到連敲第五聲。墨痕慘淡殆不類人書。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進士。入翰林散館。改知縣。又改教授。移疾歸。少年夢人贈一扇。上有三絕句。曰曹公飲馬天池日。文采西園感故知。至竟心情終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並馬來。垂楊一例赤鱗開。黃金屈戌雕胡錦。不信陳王八斗才。蕭鼓冬冬。畫燭樓是誰親。按小涼州春風豆蔻知多少。併作秋江一段愁。語多難解。後亦卒。無徵驗。莫明其故。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平定王孝廉執信。嘗隨父宦榆林。夜宿野寺。經閣下。聞閣上有人絮語。似是論詩。竊訝此間少文士。那得有此因諦聽之。終不甚了了。後語聲漸出。閣廊下乃稍分明。其一曰唐彥謙詩格不高。然禾麻地廢。生邊氣。草木春寒起。戰聲故是佳句。其一曰僕嘗有句云。陰磧日光連雪白。風天沙氣入雲黃。非親至關外。不睹此景。其一又曰僕亦有一聯云。山沈邊氣無情。帶帶寒聲。自古秘自謂頗肖邊城日暮之狀。相與吟賞者久之。寺鐘忽動。乃寂無聲。天曉起視。則扇錦塵封。山沉邊氣。一聯後。於任總鎮遺稿見之。總鎮名舉。出師金川時。百戰陣歿者。

也。陰磧一聯。終不知為誰語。即其精靈長在。得與任公同游。亦決非常鬼矣。

滄州城南上河涯。有無賴呂四。凶橫無所不為。人畏如復虎。一日薄暮。與諸惡少村外納涼。忽隱聞雷聲。風雨且至。遙見似一少婦。避入河干古廟中。呂語諸惡少曰。彼可淫也。時已入夜。陰雲黯黑。呂突入掩其口。眾共視衣。香艷俄電光穿牖。見狀。貌似是其妻。急釋手問之。果不謬。呂大恚。欲提妻擲河中。妻大號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殺我耶。呂語塞。急覓衣褲。已隨風吹入河流矣。旁皇無計。乃自負裸婦歸。雲散月明。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滿村譁笑。爭前問狀。呂無可置對。竟自投於河。蓋其妻歸寧約一月。方歸。不虞母家遣回。祿無屋可棲。乃先期返。呂不知而構此難。後妻夢呂來曰。我業重當永墮泥犁。緣生前事。母尚盡孝。冥官檢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後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婢陰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湯鑊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練蛇。垂首下視。意似眷眷。妻憶前夢。方舉首問之。俄聞門外鼓樂聲。蛇於屋上跳擲。數四奮然去。

獻縣周氏僕周虎。為狐所媚。二十餘年。如伉儷。嘗語僕曰。吾鍊形已四百餘年。過去生中。於汝有業緣。當補一

日不滿卽一日不得升天緣盡吾當去耳一日驟然自喜又泣然自悲語虎日月之十九日吾緣盡當別已爲君相一婦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備禮自是狎昵燕婉逾於平日恒形影不離至十五日忽晨起告別虎怪其先期狐泣曰業緣一日不可減亦一日不可增惟遲早則隨所遇耳吾留此三日緣爲再一相會地也越數年果再至歡洽三日而後去臨行嗚咽曰從此終天訣矣陳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餘惜福者當如是劉季箴則曰三日後終須一別何必暫留此狐煉形四百年尚未到懸崖撒手地位臨事者不當如是余謂二公之言各明一義各有當也

閩微草堂筆記卷一

五

猷縣令明景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儒學門斗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爲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斗返報明爲懷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

義詞嚴何可
使頑廉懦立

欲符氣數說同
救濟善惡依今
故道則得壽祿
風世之害匪躬

閩微草堂筆記卷一

六

遇麗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操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坐此才幹廷何必設此官乎辰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昔在會城李公會話是事不識此狐何以得知也

父恬武舊日獨瘦
試清夜們心能
免此三念否真自而
當深矣

婦人之言慎不可聽
因也然為人所苦
思深家長

自了漢年終校之
造程之謂善若之
方一必矣

杯水今無愧鬼神王晒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閭官
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即為好官植木偶於堂俾
水不飢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
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
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
何無功即有罪矣官大踞踏鋒棱頓減王徐顧笑曰怪
公盛氣耳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尚不失冠
帶促命即送轉輪王觀此二事知人心微暖鬼神皆得
而窺雖賢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責備相在爾室其信
然乎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七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婦素無勃谿狀突狂電穿牖如火
光激射雷楔貫心而入洞左脇而出其夫亦為雷焰燭
燭背至尻皆焦黑氣息僅屬久之乃蘇顧婦尸泣曰我
性剛勁與母爭論或有之爾不過私訴抑鬱肯鎗掩淚
而已何雷之誤中爾耶是未知律重主謀幽明一也
無雲和尚不知何許人康熙中挂單河間資勝寺終日
默坐與語亦不答一日忽登禪床以界尺拍案一聲泊
然化去視案上有偈曰削髮辭家淨六塵自家且了自
家身仁民愛物無窮事原有周公孔聖人佛法近墨此
僧乃近於楊

及性我為性說
其族至明故時
北齊人也今河間一
地多為其族所居
蓋是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八

寧波吳生好作北里游後睡一狐女時相幽會然仍出
入青樓間一日狐女請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見
即可肖其貌君一存想應念而至不逾於黃金買笑乎
試之果頃刻換形與真無二遂不復外出嘗語狐女曰
眠花藉柳實慙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終隔一膜耳狐女
曰不然聲色之娛本電光石火豈特吾肖某某為幻化
即彼某某亦幻化也豈特某某為幻化即妾亦幻化也
即千百年來名姬豔女皆幻化也白楊綠草黃土青山
何一非古來歌舞之場握雨攜雲與埋香葬玉別鶴離
鸞一曲伸臂頃耳中間兩美相合或以時刻計或以日
計或以月計或以年計終有訣別之期及其訣別則數
十年而散與片刻暫遇而散者同一懸崖撒手轉瞬成
空倚翠偎紅不皆恍如春夢乎即夙契原深終身聚首
而朱顏不駐白髮已侵一人之身非復舊態則當時黛
眉粉頰亦謂之幻化可矣何獨以妾肖某某為幻化也
吳洒然有悟後數歲狐女辭去吳竟絕迹於狎游
交河及孺愛青縣張文甫皆老儒也並授徒于獻營同
步月南村北村之間去館稍遠荒原闃寂榛莽翳然張
心怖欲返曰墟墓間多鬼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
揖二人坐曰世間安得有鬼不聞阮瞻之論乎二君儒

及生惟一未得河
開人考學定也自云
系上制手身遊而
諸此余謂當是沒
發後生小旁而後
反耳

先大夫在海州隆冬
散服第鄉公館使
節至教後陰淫殊
甚三門斗位西廡
席地臥一門斗明殺
猶中夜振盪沙
怖其書何能免
蕭蕭大作此門斗
竟病而終

者奈何信釋氏之妖妄因闢發程子二氣屈伸之理疏
通證明詞條流暢二人聽之皆首肯共嘆宋儒見理之
真遞相酬對竟忘問姓名適大車數輛遠至牛鐸鐸
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無鬼之
論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談今將別謹以實告毋訝相戲
侮也俯仰之傾欻然已滅是間絕少文士惟董空如先
生墓相近或即其魂歟

河間唐生好戲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謂唐嘯子者是
也有塾師好講無鬼嘗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
造蜚語耳唐夜洒土其窗而鳴嗚擊其戶塾師駭問爲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九

誰則曰我二氣之良能也塾師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
子守達旦次日委頓不起朋友來問但呻吟曰有鬼既
而知唐所爲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拋擲瓦石搖撼
戶牖無虛夕初尚以爲唐再來細察之乃真魅不勝其
騷竟棄館而去蓋震懼之後益以慙惡其氣已餒孤乘
其餒而中之也妖幽人興此之謂乎

天津某孝廉與數友郊外蹋青皆少年輕薄見柳陰中
少婦騎驢過欺其無伴邀眾逐其後嫚語調謔少婦殊
不答鞭驢疾行有兩三人先追及少婦忽下驢軟語意
似相悅俄某與三四人追及審視正其妻也但妻不解

依惡者鮮矣

今大吏自初清
而姑息者多矣
矣

人何苦求財

騎是日亦無由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訶之妻嬉笑如
故某憤氣潮涌奮掌欲掴其面妻忽飛跨驢背別換一
形以鞭指某數曰見他人之婦則狎褻百端見是已婦
則恚恨如是爾譴聖賢書一怒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
桂籍耶數訖徑行某色如死灰殆僵立道左不能去竟
不知是何魅也

德州田白岩曰有額都統者在滇黔間山行見道士按
一麗女於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救額急揮騎馳及遽
格道士手女噉然一聲化火光飛去道士頓足曰公敗
吾事此魅已媚殺百餘人故捕誅之以除害但取精已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

多歲久通靈斬其首則神遁去故必剖其心乃死公今
縱之又貽患無窮矣惜一猛虎之命放置深山不知澤
麋林鹿剿其牙者幾許命也匣其匕首恨恨渡溪去此
殆白岩之寓言即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姑容墨
吏自以爲陰功人亦多稱爲忠厚而窮民之賣兒貼婦
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長者乎

獻縣吏王某工刀筆善巧取人財然每有所積必有一
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廟道童夜行廊廡間聞二吏持簿
對算其一曰渠今歲所蓄較多當何法以銷之方沉思
間其一曰一翠雲足矣無煩迂折也是廟往往遇鬼道

夢小齋莊始見
功字當見先大
自書切遇格凡
中稱少長念公
記一遇

童習見亦不怖但不知翠雲為誰亦不知為誰銷算俄
有小妓翠雲至王其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惡瘡醫
藥備至比愈則已蕩然矣人計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數
者約三四萬金後發狂疾暴卒竟無棺以殮

陳雲亭舍人言有臺灣驛使宿館舍見艷女登牆下窺
叱索無所睹夜半琅然有聲乃片瓦擲枕畔叱問是何
妖魅敢侮天使窗外朗應曰公祿命重我避公不及致
公叱索懼于神譴惴惴至今今公睡中萌邪念誤作驛
卒之女謀他日納為妾人心一動鬼神知之以邪召邪
神不得而咎我故投瓦相報公何怒焉驛使大愧沮未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一

及天曙促裝去

葉旅亭御史宅忽有狐怪白晝對語迫葉讓所居擾攘
戲侮至杯盤自舞几榻自行葉告張真人真人以委法
官先書一符甫張而裂次牒都城隍亦無驗法官曰是
必天狐非拜章不可乃建道場七日至三日狐猶詬詈
至四日乃婉詞請和葉不欲與為難亦祈不竟其事真
人曰章已拜不可追矣至七日忽聞格闕碑碣門窗破
墮薄暮尚未已法官又撒他神相助乃就擒以罽貯之
理廣渠門外余嘗問真人驅役鬼神之故曰我亦不知
所以然但依法施行耳大抵鬼神皆受役於印而符籙

無怪官長必逐
其吏胥而吏胥
必指官撞騙也

則掌於法官真人如官長法官如吏胥真人非法官不
能為符籙法官非真人之印其符籙亦不靈中間有驗
有不驗則如各官司文移章奏或准或駁不能一一必
行耳此言頗近理又問設空宅深山猝遇精魅君尚能
制伏否曰譬大吏經行劫盜自然避匿儼或無知猖獗
突犯雙旌雖手握兵符徵調不及一時亦無如之何此
言亦頗篤實然則一切神奇之說皆附會也
朱子穎運使言守泰安日間有士人至岱嶽深處忽入
語出石壁中曰何處經香豈有轉世人來耶剽然震響
石壁中開貝闕瓊樓涌現峯頂有耆儒冠帶下迎士人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二

駭愕問此何地曰此經香閣也士人叩經香之義曰其
說長矣請坐講之昔尼山刪定垂教萬年大義微言遞
相授受漢代諸儒去古未遠訓詁箋註類能窺先聖之
心又淳朴未漓無植黨爭名之習惟各傳師說篤淵淵
源沿及有唐斯文未改迨乎北宋勒為註疏十三部先
聖嘉焉諸大儒慮新說日興漸成絕學建是閣以貯之
中為初本以五色玉為尊聖教也配以歷代官刊之
本以白玉為面昭帝王表章之功也皆南面左右則各
家私刊之本每一部成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時代度
置斯閣以蒼玉為面獎汲古之勤也皆東西面並以珊

此公為四庫全書
寫照

至利十三經為宋不
少將長勝十七年

珞爲篆黃金作鎖鑰東西兩廡以沉檀爲几錦繡爲茵諸大儒之神歲一來視相與列坐於斯閣後三楹則唐以前諸儒經義帙以纂組收爲一庫自是以外雖著述等身聲華蓋代總聽其自貯名山不得入此門一步焉先聖之志也諸書至子刻午刻一字一句皆發濃香或題曰經香蓋一元幹運二氣細縕陰起午中陽生子半聖人之心與天地通諸大儒闢發聖人之理其精與亦與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傳是學者始聞之他人則否世儒於此十三部或焚膏繼晷鑽仰終身或鍛鍊苛求百端培擊亦各因其性識之所根耳君四世前爲刻工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五

曾手刊周禮牛部故餘香尚在吾得以知君之來因引使周覽閣廡欸以茗果送別曰君善自愛此地不易至也士人回顧惟萬峯插天杳無人跡案此事荒誕殆尊漢學者之寓言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概用詆排視猶土苴未免既成大軌追斤椎輪得濟迷川遠矣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敘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爲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爲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韋蘇州詩曰水性自云靜石

此篇評陽漢學
宋學按者允當
門戶之見多矣

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平心而論王弼始變舊說爲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祇今文古文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弗議至尚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註論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得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廢人心者是唯點之所自來此種虛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四

講之詞亦非無因而作也曹司農竹虛言其族兄自歙往揚州途經友人家時盛夏延坐書屋甚軒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強居之夜半有物自門隙蠕蠕入薄如夾紙入室後漸開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殊不畏忽披髮吐舌作縊鬼狀曹笑曰猶是髮但稍亂猶是舌但稍長亦何足畏忽自摘其首置案上曹又笑曰有首尚不足畏况無首耶鬼技窮倏然滅及歸途再宿夜半門隙又蠕動甫露其首輒墜曰又此敗興物耶竟不入此與舊中故事相類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大抵畏則心動心

凡臨大事皆言此
是此生死關頭也
悔不之不動心必
由於知言於氣

余為奉天府丞時
處有集慶廟於
之多年矣教養

若某宣化進邑
頗到不與他邑
送於他邑而歸
屋為一宮孤寒
大作李君公傳
疾是意先切

亂則神渙神渙則鬼得乘之不畏則心定心定則神
神全則診戾之氣不能干故記中散是事者稱神志湛
然鬼慙而去

董曲江言默菴先生為總漕時署有土神馬神二祠惟
土神有配其少子恃才兀傲謂土神于思老翁不應擁
寵婦馬神年少正為嘉耦徑移女像於馬神祠俄眩仆
不知人默菴先生聞其事親禱移還乃蘇又聞河間學
署有土神亦配以女像有訓導謂賢官不可塑婦人乃
別建一小祠遷焉土神憑其勿孫語曰汝理雖正而心
則私正欲廣汝宅耳吾不服也訓導方侃侃談古禮猝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五

中其隱大駭乃終任不敢居是室二事相近或曰訓導
遷廟猶以禮董演神甚矣譴當重余謂董少年放誕耳
訓導內挾私心使已有利外假公義使人無詞微神發
其陰謀人尚以為能正祀典也春秋誅心訓導譴當重
於董

戲術皆手法提耳然亦實有般運術宋人書微憶小時
在外祖雪峯先生家一術士置杯酒於案舉掌拍之杯
陷入案中口與案平然捫案下不見杯底少選取出案
如故此或障目法也又舉魚膽一巨碗拋擲空中不見
令其取回則曰不能矣在書室盡屏夾廳中公等自取

耳時以賓從雜運書室多古器已廢腐且夾層高僅二
寸掩高二四寸許斷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鑰啟視則梳
置案上換貯佛手五原貯佛手之盤乃換貯魚膽藏夾
層中是非般運術乎理所必無事所或有類如此然實
亦理之所有狐怪山魃盜取人物不為異能効禁狐怪
山魃者亦不為異既能效禁即可以役使既能盜取人
物即可以代人盜取物夫又何異焉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六

或附耳或點首或搖手或蹙眉或拊掌不知所議何事
漏下二鼓我遙聞北窻外吃吃有笑聲室中弗聞也方
疑惑問忽又聞長嘆一聲曰何必如此始實主皆驚開
窗急視新雨後泥平如掌絕無人踪共疑為我囑語我
時因戒勿竊聽避立南榮外花架下實未嘗睡亦未嘗
言究不知其何故也

永春邱孝廉二田偶憩息九鯉湖道中有童子騎牛來
行甚駛至邱前小立朗吟曰來衝風雨來去踏烟霞去
斜照萬峯青是我還山路怪村豎那得作此語凝思欲
問則笠影出沒杉檜間已距半里許矣不知神仙游戲

抑鄉塾小兒聞人誦而偶記也

莆田林教諭需以臺灣依滿北上至涿州南下車便經見破屋牆匡外有磁鋒劃一詩曰驟網隊隊響銅鑼曉衝寒過驛亭我自垂鞭玩殘雪驢蹄緩踏亂山聲日羅洋山人讀訖自語曰詩小有致羅洋是何地耶屋內應曰其語似是湖廣人入視之惟凝塵敗葉而已自知遇鬼惕然登車恒鬱鬱不適不久竟卒

景州李露園基塙康熙甲午孝廉余僚壻也博雅工詩濡次日夢中作一聯曰鸞鵲橋中散蛾眉屈左使醒而自不能解後得湖南一令卒於官正屈原行吟地也

閩微草堂筆記卷一

先祖母張太夫人畜一小花犬羣婢患其盜肉陰搯殺之中一婢曰柳意夢中恒見此犬來齧睡輒嚙語太夫人知之曰羣婢共殺犬何獨銜冤於柳意此必柳意亦盜肉不足服其心也考問果然

江西南康試院堂前
老桂三株傳為朱子
手植志云此也茲嘗
見之甲午科試在彼則
以添蓋諸舍代矣
深為悵悵

福建汀州試院堂前二古柏唐物也云有神余按臨日吏白當詣樹拜余謂木魅不為害聽之可也非祀典所有使者不當拜樹柯葉森鬱隔屋數重可見是夕月明余步階上仰見樹杪兩紅衣人向余磬折拱揖冉冉漸沒呼幕友出視尚見之余次日詣樹各各以揖為禱一聯於祠門曰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君此事

亦頗異袁子才嘗載此事於新齊諧所記稍異蓋傳聞之誤也

德州宋清遠先生言曰道士不知何許人善幻術嘗客田山疆司農家值朱藤盛開賓客會賞一俗士言詞猥鄙喋喋不休殊敗人意一少年性輕脫厭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幾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聽亦愠形於色滿坐為之不樂道士耳語小童取紙筆書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四俗客趨東南隅坐喃喃自語聽之乃與妻妾談家事俄左右回顧若和解俄怡色自辯俄作引罪狀俄屈一膝俄兩膝並屈俄叩首不已

閩微草堂筆記卷一

十八

視少年則坐西南隅花欄上流目送盼妮妮軟語俄嬉笑俄謙謝俄低唱浣紗記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備語台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磴上講孟子齊桓晉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揮顧盼如與四五人對話忽搖首曰不意忽瞋目曰尚不解耶略略癆嗽仍不止眾駭笑道士搖手止之比酒闌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痴坐少選始醒自稱不覺醉眠謝無禮眾匪笑散道士曰此小術不足道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即此符當時誤以為真仙迂儒又以為妄語皆井底蛙耳